昌黎集
卷四十
表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

朱子考異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方無孔戣字 樊曰公嘗誌孔尚 附註 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愈 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 之果曰吾負二官去尚奚顏子言 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 疏也

其官其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 或無

(同字)戩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附註】(孫曰孔戩字君嚴長慶三年四月自尚書左丞以老自乞時年七十三)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戩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戩戩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戩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竝識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戩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

十但視聽心慮尚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方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附註】孫曰已上皆曲禮之文註云謝猶聽也安車坐乘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附註】孫曰詩蕩之詞典刑法則也此言老成

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年無疾疹也〇閣註說文疹脣瘍疹音軫又丑刃切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

望聖恩特垂察納【附註】舊曰公上疏不報竟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乃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二年正月卒贈兵部尚書

舉馬摠自代狀【附註】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舉摠自代摠字會元扶風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附註】孫曰長慶六年十二月摠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戶部尚書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

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閒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方兼近者至所以十字市井作畿甸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附註樊曰摠嘗為安南桂管嶺南彰義忠武華州鄜曹濮等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附註祝曰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

臣職司京邑【附註】韓曰長慶三年公為京兆尹所禱實頻【附註】樊曰公集有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龍文皆以京兆禱雨也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有事山川【附註】孫曰有事祭也左氏鄭大旱有事于山川中使繞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作雲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狀蜀本作表嚴曰退之為京兆尹時作也 附註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附註 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樊曰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大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 及或作至 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

為大臣官忝京尹【附註】公以長慶二年六月為京尹十月罷親
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
聞狀下或有陳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冊除月日【附註】韓公兩為兵侍前長慶元年七月自祭酒初除則舉韋顗自代今三年十月自京尹冊除則舉正甫自代甫字幾方南陽人正元二年進士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
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
金魚袋張正甫【附註】孫曰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

史入拜左散騎常侍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讐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附註〕〔孫曰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氣力逾勵〔力或作志〕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申使狀 [附註] 樊曰王黃州嘗荅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臣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邀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附註] 孫曰使司謂江西觀察使司

右自今月二日後 [附註] 孫曰元和十五年正月公至袁州 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

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附注】韓曰李習之狀公行云其為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曰韓公来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皇甫持正神道碑亦云此號乃為祭酒時所論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

傳牓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補注）孫曰穆宗即位公自袁州召還有此狀不見用樊曰狀所陳凡三事其一移經略使於邕州容州但置刺史其二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其三因改元大慶赦其罪辰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嚴曰黃家賊即柳子厚所稱邕管黃少卿等是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一或作若或有伏以字 附註 韓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公責守潮州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 附註 樊曰黃家賊謂黃銅首領黃少卿也其地西接南詔然見往来過客幷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諳方作諸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

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
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
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
深謀意在邀功求賞此下或有時字亦緣見賊未
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討
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
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
萬人方無下已字○今按恐當刪上已字萬上或無二字附註樊曰少卿自正
元來數及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
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

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行立安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為解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是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因或作内經二字息或作瘦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附註】樊曰十五年七月陽旻卒二月以行立為安南都護行至海門而卒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自方作身嫉或作怨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附註】樊曰旻卒以嚴公素為本管留後亦非撫御之才不

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附註 獎曰時公素後上表請討黄氏)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 附註 孫曰元和十五年二月廢邕管命容管經客使陽旻兼領之)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

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
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
川不伏水土遠鄉羇旅疾疫殺傷伏或作服臣
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
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方無者字岳鄂所發都
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
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
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

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
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
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
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
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
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
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年（附註 孫曰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
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

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呼方作叫仍為擇選有
村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
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有方作其理或作置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

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往在袁州刺史方說非是附註樊曰公之為袁州也袁入以男女為隷過期不贖則沒公至悉計傭得所沒歸之父母士百餘人因寺約禁其為隷行狀神道碑新舊傳皆書之新傳所謂沒歸父母七百餘人則出公此狀神道碑又云及還請著之赦令則公此狀所云今因大慶乞令有司重舉

舊章一皆放免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与前巻賀白龜狀體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剛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

附註 嚴曰雜律諸妄以良人為奴婢用質債者各減自賣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減一等仍計傭以當債直

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 責或作到計上或有例字 原其

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
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
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
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
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
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
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
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方無狀字 附註 韓曰時憲宗欲討吳

元濟遣裴度視師還奏師可用与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憲宗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議与裴丞相合故兵遂用它宰相有不便之者以它事改公為右庶子及度為淮西節度使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馬卒從度平蔡而還也

若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附註】孫日至德元載置淮西節度管申光蔡三州自少陽疾病【附註】韓日元和九年閏三月彰義軍節度吳少陽卒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勞於或作勞其非是耗於

或作匱于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少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餉或作餽非是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方有之字非是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

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以下必或作取）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閒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矣字）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方云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

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改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背叛方作叛背【附註】祝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附註】孫曰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附註】孫曰九年十一月公知制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

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一

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羇旅異

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方作更)

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

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處下或有指字不下或有無字皆非是)

或被分割隊伍隷屬諸頭士卒本將一

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

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

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

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方無牒字據下無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

今輒補之所召募人兵數旣是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栅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或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或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或無分字隱方作殷○按漢書隱若一敵國方本非是又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

時俱發四或作諸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
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
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
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
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
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
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
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鎖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来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者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

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䰟廉方作戰非是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然或作則

一淄青恒冀兩道【附註】孫曰淄青謂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恒冀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伐或作罰下同然皆闇

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去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擬或作後勃或作悖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附註孫曰范陽謂幽州節度使劉總淄青恒州見上祖父各有功業相

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討澤路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為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如安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允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附註 孫曰李德裕勸討劉稹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洪敬詔云澤路二鎮与河朔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即公此意也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

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强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与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方云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日計能折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日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贓敗竄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附註 樊曰食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法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諸公卿議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詰之以為不

可平叔屈服平叔所陳利害凡十八條公為隨條分析處厚則發十難以折之云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

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
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
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
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塡還用此取濟
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
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
官利必不敢糴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
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
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方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

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
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
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
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
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
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
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
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

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二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羸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

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是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方無文字令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方作只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二或作三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步得三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三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

公私之閒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遂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戸皆被停留輪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

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作計）今又稱旣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糴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

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糴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絶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之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者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上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

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國或作官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

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
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
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
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擧債臣以為百姓困弊
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
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
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
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
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方作三百六十是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盡鹽每

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是或作是屬下句〇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大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爲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是改作是而屬下句爲當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疋絹三千今只八百價如特變鹽

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
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
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
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
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
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
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
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去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

執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与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

動經旬月（少方作小）者據口給鹽（或無鹽字）依時徵
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
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譴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
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
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
諸軍諸使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附音
祝曰磑磨也）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
察（防或作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

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權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權或作稅疑比下當有之字今補是）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提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是）行此策

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
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
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
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幷
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
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
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
害者謹錄奏 聞伏聽勅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

諸國興廢說

周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
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
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
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
以寶玉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
公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
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春秋始
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
狩獲麟春秋終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
頃公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威公小白能相管仲爲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
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
子于成王滅唐剪桐葉為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
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
封叔虞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墟參之分野謂之
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
冀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為晉侯
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為中國盟主
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主王室賴之自鄂
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三十一年

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爲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爲衛伯分以大路綪茷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墟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遂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

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害通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

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嬀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太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皥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

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威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
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
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
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荊蠻號曰勾吳端委
以治周禮荊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為吳太伯太伯
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遂不通中華後
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
以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為越

勾踐所滅

楚

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坼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

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為附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之于白羽又遷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之子大業生大費與

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

孫考父立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威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大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

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破滅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丕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威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顔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郳為附庸春秋時郳黎来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齊小白霸郳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大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吴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

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陜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于晉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其神封子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

朱子考異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方云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晩晩春潑銷顏容 郊 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

遣興聯句 說見上

夫山上石別劒水中龍 愈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 郊 月光有時晦

我心安所忘 愈 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膓
郊 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 愈 四方各異
俗適異非所將 郊 驚蹄顧挫抹逸翮遺稻
粱 愈 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 郊 獨居久
寂默相顧聊慨慷 愈 慨慷丈夫志可以耀
鋒鋩 郊 蘧寗知卷舒孔顏識行藏 愈 殷鑑
諒不遠佩蘭永芬芳 郊 苟無夫子聽誰更
知音揚 愈

贈劒客李園聯句 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 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氣氤愈 照海鑠幽怪滿空歊異氣郊 山磨電奕奕氷淬龍蝹蝹愈 太一裳以寶列仙篆其文郊 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愈 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 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 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 豈如豐城下空看斗閒雲愈

遺詩

同竇年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方云此詩

得於五竇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方云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鼾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着
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盖砂無雲
封洞口助月照天涯瞑見迷巢鳥朝逢失
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上或有徐州守 附註 公正元十二年從董晉辟為汴州觀察推官十五年二月董晉薨公從晉喪以出而汴州亂後依張建封于徐公与張籍詩所謂僕射南陽公宅我雎水陽与孟郊書云主人与余有舊故居余符離雎上者指南陽公也是年秋為徐州節度判官此詩當是時作也然云族姪而不見其名豈韓湘耶其曰自

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則若言湘之有前知之術云其詳見集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註

我年十八九【附註】公生於大曆戊申至正元二年丙寅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見歐陽生哀辭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

来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鄭睡 附註 公長慶四年嘗有詩送諸葛覺往隋州讀書或云諸葛覺即澹師也後去僧為儒公作詩時覺尚為僧初亦疑其無所據及觀孟東野送澹師十二詩感言其文章詩詠之美有師得天文章所以相知懷之句則澹終為儒恐不無之鄭音皐說文卧息也洪曰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鄭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飆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絶每發壯益倍有如

阿梟尸長嘆忍飢非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瘤【附註】痱音肥瘤音溜腫病也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眞宰幽尋䬃搜耳猛作濤翻海大陽不忍明飛御皆墮墜急乍如彭與黥呼寃受菹醢【附註】彭彭越也黥黥布也彭越反漢誅之盛其醢以賜諸侯離騷固前修以菹醢又如圖中虎蹁瘡無咒餧雞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唯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附註】巫咸古神巫也禰衡思玄賦抨巫咸使占夢

何山有靈藥療此顚與操瀋公坐卧時長
矯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處五藏損黃河
弄濆瀑梗澀連拙鯀南帝初奮槌鑿竅洩
混沌【附註】韓曰莊子南海之帝儵與中央之帝混沌甚善謀報其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
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衮衮
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莽尊【附註】上音本下音忖韓曰莽尊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闔鴻蒙揔
合雜詭譎騁戾狼乍如鬪吺吺忽若怨懇

貌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掔其源

惟有土一畚

晝月 【附註】 公歷事德宗憲宗穆宗三朝拔史太白晝見屢有之觀詩意謂陰為陽蓋蓋有所託諷也其指宦官陳洪志之亂故耶其日戲謿盜視汝目聾可以見一時之兇艷也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 【附註】 女媧氏煉五色石以捕天 兔入舊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

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

戲謿盜視汝目聾

贈張徐州莫辭酒 附註 公爲南陽公張建封碑置時作集中有諫擊毬等二書汴泗交流雉帶箭等詩皆爲公作也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来還家

辭唱歌 諸本註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附註 或疑非公之作然觀集中醉贈張籍詩云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又云長安衆富兒盤飧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則可見不解歌之意又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即此歌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

教哭古恨不肯復呑悲意亦相似云

抑逼教唱歌不觧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其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逶隨復遣慳悋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猴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呑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為知音者誠希

附註 古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觀詩

意蓋有送行之意時張籍孟郊數會數別集多有相別詩不得而詳其名氏矣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附註

公嘗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詩其曰藍田十月雪塞關則立之時尚為丞藍田也此詩其立之自藍田見寄而公酬之於公是時為中書舍人故言京城數尺雪耳曰求王清顏以攜蓋有懷立之耳時元和二十年也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氊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附註 公永正元年自陽山令量移江陵法曹參軍自衡至潭陪杜侍御遊湘西寺獨宿有題自此後

洞庭阻風又有贈張十一詩則此詩所謂潭州泊船亦此時於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閶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閒道松醪濺何須愫錯刀 附註 杜甫詩松醪酒熟旁看醉張平子美人贈我金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附註 中丞謂裴度也禮部員外或以為兵部衛員外所不能詳惟少室張道士蓋公嘗有詩與序送者時元和九年也詩亦此時作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音聊理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淩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今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附註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

於張籍祭詩卞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令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予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賊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

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註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是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要愚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

魏氏墓誌銘下或註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它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附註】據史穆宗元和十五年閏正月丙午即帝位即閏月三日也公時刺袁州啓狀皆是時作云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賚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

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
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朝乾晦詩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為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
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
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
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數

榮異實共蔕旣協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
祥感自皇恩徹叠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
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勑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
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
情未由拜賀但增鼬戀謹奉狀不宣某再
拜（二字[illegible]疑[illegible]）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令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遲恩普霑遠近同慶蘇遲或乙此二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譴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

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當會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与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安也○令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亦無由可攷方氏引會江始興三詩以證此狀之安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興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究見其安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

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

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己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恭伏屬之禮絲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幷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寓州使賓客至身衣口食絹米足之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䟽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 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末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寺塔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

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㶁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

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
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
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
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為
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
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
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
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怒因

愈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送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

侯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方云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羣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遺文卷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略附註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註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李白作文公父

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隷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其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内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豬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宇與豬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穨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豬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潜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穎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者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

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睿素睿素生仲
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
推則公因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
襲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襲之
後世訔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稽陽
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冊之考二說而見
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
愈之名而直以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
也唯方崧卿增攷引董逌說以為襄乃韓
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
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襄州皆春秋南陽
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
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
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為孟州
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亦自
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之銘亦曰歸骨
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
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人其

說獨為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壢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縱而毋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謂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夫褚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紳則其說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

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會夫

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請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携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奕詩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行狀云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某今所據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擢進士第

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詹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

理木須七年辛未有送齊皡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淸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改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令按八年以後此年

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六月誤矣

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耶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

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亦然自公卒
之年遂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
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
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
書記前進士韓愈是碑命獨未下也計必
是年碑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
命下之緩為疑也其今按公入汴之年洪
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
之年未為失但云十四年後董晉卒汴州
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
言十四年乃入汴手要當以公之自言及
二狀二史適鑑為正持正在躁其攷之或
有未審不之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
巳辨其非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
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
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揚蘇
奇碑十五年巳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
丞相甍公後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

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詹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翺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是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

調四門博士 洪譜

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与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絶陉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与客登華山絶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入別山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顔作聲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群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

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
楊兵曹陸歙州修詩及与陳京給事書禘
給議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
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
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
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
五年矣實錄於實誠之不餘力而此書乃
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
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
故而罷四罷而復遷行狀墓碑皆只言選授
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
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
罷博士而別還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
之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
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然恐不至於
媢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
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
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入饑狀專指李

實而言其循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怨獨於
此書抵捂如此又公年十九始来京師在
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
令云来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冊至言
之其實卒合也併誌所疑以僕知者〇洪
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
徵愈急公与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
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繇而免田租天
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
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
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
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
方攷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其
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
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
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
論天旱人饑狀与詩正合況翱湜皆從公
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

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目謂爲幸臣所
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
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
俊偏善柳与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讐
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
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詐是蓋爲王叔文
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
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与
所善者數人皆被讒斥意公之出有類此
也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
常愁猜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
無所歸咎奮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宮市旱
饑兩事言之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爲申
及之○洪譜又云以公詩考之蓋以十九
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
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
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
南序區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

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 洪譜及歷官記云二十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皆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財從江陵府法曹參軍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俟命於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口諸詩自郴至衡州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琯序荊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為御史時也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

分司東都三歲為真

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

元和時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簟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構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

叙荅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
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
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
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為博士五年
方為河南令未
嘗為洛陽令也

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

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
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
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
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
也方攷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
員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辭論功
曹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歛手失職先生按
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
諱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
官者為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
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
都有游嵩洛諸題名送李翺侯參謀和盧

汀鐵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鎭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槖罪士官無拔問者先生將摘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尹大恐遂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及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將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入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揚之罘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圜墓碣盧殷墓誌

還職方員外郎

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

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讐狀盧丞房武畢坰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

年博士元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下還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封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叠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還也當作三為為是○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為此議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

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墓誌董溪息國夫人墓誌

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爲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盃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

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廻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与李絳書進順宗實録狀舊史云愈撰實録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接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觀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与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

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譁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

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爾某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及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

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推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与為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

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
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
墓誌及東征徃還疇唱諸詩晚秋郾城夜
會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十二
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
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
碑

憲宗遣使者徃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

愈言我奉佛大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

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隷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為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异也公之被謫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宣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

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方攷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令月而逐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况自韶至廣雖自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某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爲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決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堠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

魚文請置鄉校牒賀用尊號表是年七月已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已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召拜國子祭酒

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癸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部州端公及詔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冊穆宗即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為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也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為人弃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

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纖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東黯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學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註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

轉兵部侍郎

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顗自代狀李郱張徹祭文李郱鄭羣薛戎

墓誌○今按方氏增攷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乱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

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吴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

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

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其令授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謇臁血真令所患非兵不是遽疏陳得失其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永天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

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且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与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

留公入謝上日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毋六十身七十悉与二利取寸財勢路絶某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三利取寸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為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爵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冊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挐女文并李于女挐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

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
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跡愚食不擇禁忌
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
於何而足耳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
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
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
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
遲情又曰公為游溪詩唱詩多慷慨城南
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
中無之游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集
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晨
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
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
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
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其子按
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
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
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為然也

愈性明銳

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䘏其家嫂鄭喪為服朞以報 行狀

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看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倸倸正色伏其所詞墓誌云公洞朗軒闢不倸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貲雖已微弱

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闔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多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入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鳴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某今按知入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

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為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覩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某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一條為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道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

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擧
正以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
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
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
老佛之餘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
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
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若以彼正是而
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
其有
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
窮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
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
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

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
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
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
落陳言横騖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
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
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䘏孤矯
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
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
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

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
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
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亂反正功
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
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
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

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先於今大於後金石燋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

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
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
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
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
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
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
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
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
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

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
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
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
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
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
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
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
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
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

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餘年矣學者
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
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
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
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
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
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
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
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

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
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
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故予之於仕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盖其
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
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
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
其最後卷袟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
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

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筐棄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入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魰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而補次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可也○今接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為何入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

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
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
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
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
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
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
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
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

裹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
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
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
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
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
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

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
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
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
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
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
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
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
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

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
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
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
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
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
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
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
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

下大荒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卷終

都監自羅屯田思所以足之食者必毛舉
而錐擿之無遺開印諸書鬻之爲軍儲
後得安平大君所寫印本數書塌刻爲
活字圓轉可愛首印是書於是薦紳好
事者爭奔走焉遂斥賣消息時權其贏
積其奇羨庫人告裕使衆工稍食皆仰
機利以末取足之猶有餘息是何但養兵
之利亦寓文於武相因而相長之者也
獨恨其所印多科程小秩以求易售至

於古經大傳視若素書隱文俗士捭臂
故有未遑焉嗟乎趨時取衒豈惟書也
後此者若循是而張大之十年之後東
方書籍將彬彬焉汗牛是書之先特江
源之濫觴也後之君子勉之都提調推
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
扈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鰲城府院君李恒福謹跋

訓鍊都監

都提調推忠奮義平難忠勤貞亮竭誠効
節協策扈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
秋館事 世子傅鰲城府院君李恒福
提調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知春
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金睟
兼提調正憲大夫兵曺判書兼知春秋
館事 世子右賓客同知經筵成均

館事 李廷龜
提調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春秋
館事 鄭賜湖
監校郎廳通訓大夫行禮賓寺主
簿 李 隼
監官禦侮將軍前訓鍊院判
官 愼 識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 日